# 資治通鑑/卷1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二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二十二 宋紀四

► 卷一百二十三

起重光協洽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22卷

【宋紀四】 起重光協洽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五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八年（辛未，公元四三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午朔，燕大赦，改元大興。

丙申，檀道道濟等自清水救滑台，魏叔孫建、長孫道生拒之。丁酉，道濟至壽張，遇魏安平公乙謝眷，道濟帥寧塑將軍王仲德、驍騎將軍段宏奮擊，大破之；轉戰至高梁亭，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。

夏主擊秦將姚獻，敗之；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眾一萬攻南安。城中大饑，人相食。秦侍中、征虜將軍出連輔政，侍中、右衛將軍乞伏延祚，吏部尚書乞伏跋跋，逾城奔夏；秦王暮末窮蹙，輿櫬出降，並沮渠興國送於上邽。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，泣謂其父遺曰：「大人荷國寵靈，居籓鎮重任。今本朝顛覆，豈得不率見眾唱大義以殄寇仇！」遺曰：「今主上已陷賊庭，吾非愛死而忘義，顧以大兵追之，是趣絕其命也。不如擇王族之賢者，奉以為主而伐之，庶有濟也。」楷乃築誓眾，二旬之間，赴者萬餘人。會遺病

卒，楷不能獨舉事，亡奔河西。二月，戊午，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為湘州刺史。

檀道濟等進至濟上，二十餘日間，前後與魏三十餘戰，道濟多捷。軍至歷城，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，焚燒谷草。道濟軍乏食，不能進。由是安頡、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台，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。朱修之堅守數月，糧盡，與士卒熏鼠食之。辛酉，魏克滑台，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，虜獲萬餘人。謨，鐘之曾孫也。

癸酉，魏主還平城，大饗，告廟，將帥及百官皆受賞，戰士賜覆十年。

於是魏南鄙大水，民多餓死。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：「自頃邊寇內侵，戎車屢駕；天贊聖明，所在克殄；方難既平，皆蒙優錫。而郡國之民，雖不征討，服勤農桑，以供軍國，實經世之大本，府庫之所資。今自山以東，遍遭水害，應加哀矜，以弘覆育。」魏主從之，復境內一歲租賦。

檀道濟等食盡，自歷城引還；軍士有亡降魏者，具告之。魏人追之，眾恟懼，將潰。道濟夜唱籌量沙，以所餘少米覆其上。及旦，魏軍見之，謂道濟資糧有餘，以降者為妄而斬之。時道濟兵少，魏兵甚盛，騎士四合。道濟命軍士皆被甲，己白服乘輿，引兵徐出。魏人以為有伏兵，不敢逼，稍稍引退，道濟全軍而返。

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，欲委鎮保險，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，不從。丁丑，思話棄鎮奔平昌；參軍劉振之戍下邳，聞之，亦委城走。魏軍竟不至，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。思話坐征，系尚方。

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為王后。

庚戌，魏安頡等還平城。魏主嘉朱修之守節，拜侍中，妻以宗女。

初，帝之遣到彥之也，戒之曰：「若北國兵動，先其未至，逕前入河；若其不動，留彭城勿進。」及安頡得宋俘，魏主始聞其言。謂公卿曰：「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，驚怖固諫。常勝之家，始皆自謂逾人，至於歸終，乃不能及。」

司馬楚之上疏，以為諸方已平，請大舉伐宋，魏主以兵久勞，不許。徵楚之為散騎常侍，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。

慧龍在郡十年，農戰並修，大著聲績，歸附者萬餘家。帝縱反間於魏，云「慧龍自以功高位下，欲引宋人入寇，因執司馬楚之以叛。」魏主聞之，賜慧龍璽書曰：「劉義隆畏將軍如虎，欲相中害，朕自知之。風塵之言，想不足介意。」帝復遣客呂玄伯刺之，曰：「得慧龍首，封二百戶男，賞絹千匹。」玄伯詐為降人，求屏人有所論；慧龍疑之，使人探其懷，得尺刀。玄伯叩頭請死，慧龍曰：「各為其主耳。」釋之。左右諫曰：「宋人為謀未已，不殺玄伯，無以制將來。」慧龍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彼亦安能害我！我以仁義為扞蔽，又何憂乎！」遂捨之。

夏五月，庚寅，魏主如雲中。

六月，乙丑，大赦。

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。

夏主畏魏人之逼，擁秦民十餘萬口，自治城濟河，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。吐谷渾王慕瑰遣益州刺史慕利延、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，乘其半濟，邀擊之，執夏主定以歸，沮渠興國被創而死。拾虔，樹洛干之子也。

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，魏主賜衣服而遣之，柔然悅。閏月，乙未，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，魏主厚禮之。

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，且求昏；帝依違答之。

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，年寖長，欲專政事，長史劉湛每裁抑之，遂與湛有隙。帝心重湛，使人詰讓義恭，且和解之。是時，王華、王曇首皆卒，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，白帝以時賢零落，征湛為太子詹事，加給事中，共參政事。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、南蠻校尉。頃之，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，贓滿二百四十五萬，下廷尉，當死。左衛將軍謝述上表，陳邵先朝舊勳，蒙優貸。帝手詔酬納，免邵官，削爵土。述謂其子綜曰：「主上矜邵夙誠，特加曲恕，吾所言謬會，故特見酬納耳。若此跡宣佈，則為侵奪主恩，不可之大者也。」使綜對前焚之。帝后謂邵曰：「卿之獲免，謝述有力焉。」
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魏主如河西。

八月，乙酉，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待於魏。

吐谷渾王慕瑰遣侍郎謝太寧奉表於魏，請送赫連定。己丑，魏以慕瑰為大將軍，封西秦王。

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；甲辰，以義慶為中書令，丹陽尹如故。

九月，癸丑，魏主還宮。庚申，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。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，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。道生性清儉，一熊皮鄣泥，數十年不易。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：「智如崔浩，廉若道生。」

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，崔浩薦尚書李順，乃以順為太常。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、都督涼州、西域、羌、戎諸軍事、太傅、行征西大將軍、涼州牧、涼王，王武威、張掖、敦煌、酒泉、西海、金城、西平七郡。冊曰：「盛衰存亡，與魏升降。北盡窮發，南極庸、□昏，西被崑嶺，東至河曲，王實征之，以夾輔皇室。」置將相、群卿、百官，承製假授，建天子旌旗，出入警蹕，如漢初諸侯王故事。

壬申，魏主詔曰：「今二寇摧殄，將偃武修文，理廢職，舉逸民。范陽盧玄、博陵崔綽、趙郡李靈、河間邢穎、勃海高允、廣平游雅、太原張偉等，皆賢俊之胄，冠冕州邦。《易》曰：『我有好爵，吾與爾縻之。』如玄之比者，盡敕州郡以禮發遣。」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，差次敘用。崔綽以母老固辭。玄等皆拜中書博士。玄，諶之曾孫；靈，順之從父兄也。

玄舅崔浩，每與玄言，輒歎曰：「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。」浩欲大整流品，明辨姓族。玄止之曰：「夫創製立事，各有其時；樂為此者，詎有幾人！宜加三思。」浩不從，由是得罪於眾。

初，魏昭成帝始製法令：「反逆者族。其餘當死者聽入金、馬贖罪。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、葬具以平之。盜官物，一備五；私物，一備十。」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，無系訊連逮之苦，境內安之。太祖入中原，患前代律令峻密，命三公郎王德刪定，務崇簡易。季年被疾，刑罰濫酷；太宗承之，吏文亦深。冬，十月，戊寅，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，除五歲、四歲刑，增一年刑；巫蠱者，負羖羊、抱犬沉諸淵。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

除刑。婦人當刑而孕，產後百日乃決。闕左懸登聞鼓，以達冤人。

魏主如漠南，十一月，丙辰，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，驅鹿數百萬頭，詣魏主行在。魏主大獵以賜從官。十二月，丁丑，還宮。

是歲，涼王改元義和。

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，交州兵擊卻之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九年（壬申，公元四三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午，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，立貴人赫連氏為皇后，子晃為皇太子。大赦，改元延和。

燕王立慕容後之子王仁為太子。

三月，庚戌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，加中書監。丁巳，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，還鎮尋陽。

壬申，吐谷渾王慕瑰送赫連定於魏，魏人殺之。慕瑰上表曰：「臣俘擒僭逆，獻捷王府，爵秩雖崇而士不增廓，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，願垂鑒察。」魏主下其議。公卿以為：「慕瑰所致唯定而已，塞外之民皆為己有，而貪求無厭，不可許也。」魏主乃詔曰：「西秦王所得金城、枹罕、隴西之地，朕即與之，乃是裂土，何須復廓。西秦款至，綿絹隨使疏數，臨時增益，非一賜而止也。」自是慕瑰貢使至魏者稍簡。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，以代尹為萬年尹，代令為萬年令。崔浩曰：「昔太祖應天受命，兼稱代、魏以法殷商。國家積德，當享年萬億，不待假名以為益也。纖之所聞，皆非正義，復舊號。」魏主從之。

夏，五月，壬申，華容文昭公王弘卒。弘明敏有思致，而輕率少威儀，性褊隘，好折辱人，人以此少之。雖貴顯，不營財利；及卒，家無餘業。帝聞之，特賜錢百萬，米千斛。

魏主治兵於南郊，謀伐燕。

帝遣使者趙道生聘於魏。

六月，戊寅，司徒、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。

詔分青州置冀州，治歷城。

吐谷渾王慕瑰遣其司馬趙叔入貢，且來告捷。

庚寅，魏主伐燕。命太子晃錄尚書事，時晃才五歲。又遣左僕射安原、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。

辛卯，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。

乙未，以吐谷渾王慕瑰為都督西秦、河、沙三州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西秦、河二州刺史，進爵隴西王，且命慕瑰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，得百五十餘人。

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。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將軍，鎮宕昌；以其子為秦州刺史，守上邽。保宗謀襲難當，事洩，難當囚之。

壬寅，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南袞等六州諸軍事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袞州刺史，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、雍等七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竟陵王義宣為中書監，衡陽王義秀為南徐州刺史。初，高祖以刑州居上流之重，土地廣遠，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，故遺詔令諸子居之。上以義慶宗室令美，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，故特用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未，魏主至濡水。庚申，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，運攻具，出南道，會和龍。魏主至遼西，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。己巳，魏主至和龍。

庚午，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僕射，太子詹事劉湛為領軍將軍。

益州刺史劉道濟，粹之弟也，信任長史費謙、別駕張熙等，聚斂興利，傷政害民，立官冶，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，商賈失業，吁嗟滿路。

流民許穆之，變姓名稱司馬飛龍，自雲晉室近親，往依氐王楊難當。難當因民之怨，資飛龍以兵，使侵擾益州。飛龍招合蜀人，得千餘人，攻殺巴興令，逐陰平太守；道濟遣軍擊斬之。道濟欲以五城人制氐奴、梁顯為參軍督護，費謙固執不與。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，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，聚眾得數千人，引向廣漢；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，將五百人擊之，皆敗死。巴西人詔唐頻聚眾應之，趙廣等進攻涪城，陷之。於是涪陵、江陽、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，蜀土僑、舊俱反。

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於魏。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暫以守和龍。崇，績之子也。

八月，燕王使數萬人出戰，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，死者萬餘人。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；辛巳，魏主攻紹，斬之。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，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，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，皆拔之。九月，乙卯，魏主引兵西還，徙營丘、成周、遼東、樂浪、帶方、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。

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，乞為附庸。燕王曰：「負釁在前，結忿已深，降附取死，不如守志更圖也。」

魏主之圍和龍也，宿衛之士多在戰陳，行宮人少。雲中鎮將朱受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，因入和龍，浮海南歸；以告冠軍將軍毛修之，毛修之不從，乃止。既而事洩，朱修之逃奔燕。魏人數伐燕，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。修之泛海至東萊，遂還建康，拜黃門侍郎。

趙廣等進攻成都，劉道濟嬰城自守。賊眾頓聚日久，不見司馬飛龍，欲散去。廣懼，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，詐雲迎飛龍。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：「汝但自言是飛龍，則坐享富貴；不則斷頭！」道養惶怖許諾。廣乃推道養為蜀王、車騎大將軍、益、梁二州牧，改元泰始，備置百官。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、長沙王，鎮涪城；趙廣、帛氐奴、梁顯及其黨張尋、嚴遐皆為將軍，奉道養還成都，眾至十餘萬，四面圍城，使人謂道濟曰：「但送費謙、張熙來，我輩自解去。」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、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戰，皆敗還。

冬，十一月，乙巳，魏主還平城。

壬子，以少府中山甄法崇為益州刺史。

初，燕王嫡妃王氏，生長樂公崇，崇于兄弟為最長。及即位，立慕容氏為王后，王氏不得立，又黜崇，使鎮肥如。崇母弟廣平公朗、樂陵公邈相謂曰：「今國家將亡，人無愚智皆知之。王復受慕容後譖，吾兄弟死無日矣！」乃相與亡奔遼西，說崇使降魏，崇從之。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，十二月，己丑，崇使邈如魏，請舉郡降。燕王聞之，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。

魏主征諸名士之未仕者，州郡多逼遣之。魏主聞之，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，任其進退，毋得逼遣。

初，帝以少子紹為廬陵孝獻王嗣，以江夏王義恭子郎為營陽王嗣；庚寅，封紹為廬陵王，郎為南豐縣王。

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，破之，焚其積聚。

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，參軍梁俊之統南樓，投書說諭孟子，邀使入城見劉道濟，道濟版為主簿，剋期討賊。趙廣知其謀，孟子懼，將所領奔晉原，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。趙廣遣帛氐奴攻晉原，破之，仲興、孟子皆死。裴方明復出擊賊，屢戰，破之，賊遂大潰；程道養收眾得七千人，還廣漢，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。

先是，張熙說道濟糴倉谷，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，糧儲俱盡。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，為賊所敗，單馬獨還，賊眾復大集。方明夜縋而上，道濟為設食，涕泣不能食。道濟曰：「卿非大丈夫，小敗何苦！賊勢既衰，台兵垂至，但令卿還，何憂於賊！」即減左右以配之。賊於城外揚言，云「方明已死」，城中大恐。道濟夜列炬火，出方明以示眾，眾乃安。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，令方明募人。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，莫有應者。梁俊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，且告之曰：「吾病小損，各聽歸家休息。」給使既出，城中乃安，應募者日有千餘人。

初，晉謝混尚晉陵公主。混死，詔公主與謝氏絕婚；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。混仍世宰輔，僮僕千人，唯有二女，年數歲，弘微為之紀理生業，一錢尺帛有文簿。九年而高祖即位，公主降號東鄉君，聽還謝氏。入門，室宇倉廩，不異平日，田疇墾闢，有加於舊。東鄉君歎曰：「僕射平生重此子，可謂知人；僕射為不亡矣！」親舊見者為之流涕。是歲，東鄉君卒，公私鹹謂貲財宜歸二女，田宅、僮役應屬弘微。弘微一無所取，自以私祿葬東鄉君。

混女夫殷睿好槅蒲，聞弘微不取財物，乃奪其妻妹及伯母、兩姑之分以還戲責。內人皆化弘微之讓，一無所爭。或譏之曰：「謝氏累世財產，充殷君一朝戲責。理之不允，莫此為大。卿視而不言，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。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，亦吾所不取也。」弘微曰：「親戚爭財，為鄙之甚。今內人尚能無言，豈可導之使爭乎！分多共少，不至有乏，身死之後，豈復見關也！」

禿髮保周自涼奔魏，魏封保周為張掖公。

魏李順復奉使至涼。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：「年衰多疾，腰髀不隨，不堪拜伏；比三五日消息小差，當相見。」順曰：「王之老疾，朝廷所知；豈得自安，不見詔使！」明日，蒙遜延順入至庭中，蒙遜箕坐隱几，無動起之狀。順正色大言曰：「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！今不憂覆而敢陵侮天地，魂魄逝矣，何用見之！」握節將出。涼王使定歸追止之，曰：「太常既雅恕衰疾，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，是以敢自安耳。」順曰：「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天下賜胙，命無下拜，桓公猶不敢失臣禮，下拜登受。今王雖功高，未如齊桓；朝廷雖相崇重，未有不拜之詔；而遽自偃蹇，此豈社稷之福邪！」蒙遜乃起，拜授詔。

使還，魏主問以涼事。順曰：「蒙遜控制河右逾三十年，經涉艱難，粗識機變，綏集荒裔，群下畏服；雖不能貽厥孫謀，猶足以終其一世。然禮者德之輿，敬者身之基也；蒙遜無禮，不敬，以臣觀之，不復年矣。」魏主曰：「易世之後，何時當滅？」順曰：「蒙遜諸子，臣略見之，皆庸才也。如聞敦煌太守牧犍，器性粗立，繼蒙遜者，必此人也。然比之於父，皆雲不及。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。」魏主曰：「朕方有事東方，未暇西略。如卿所言，不過數年之外，不為晚也。」

初，罽賓沙門曇無讖，自雲能使鬼治病，且有秘術。涼王蒙遜甚重之，謂之「聖人」，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。魏主聞之，使李順往征之。蒙遜留不遣，仍殺之。魏主由是怒涼。蒙遜荒淫猜虐，群下苦之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十年（癸酉，公元四三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。

己未，大赦。

丙寅，魏以樂安王范為都督秦、雍等五州諸軍事、衛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長安鎮都大將。魏主以范年少，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、征北大將軍雁門張黎為之副，共鎮長安。徽，宏之弟也。范廉恭寬惠，徽務敦大體，黎清約公平，政刑簡易，輕徭薄賦，關中遂安。

二月，庚午，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、平、東夷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幽、平二州牧，封遼西王，隸其國尚書事，食遼西十郡，承製假授尚書、刺史、征虜已下官。

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、羌涇州刺史狄子玉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，崖、子玉舉兵攻普，不克，退保胡空谷。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為安定鎮大將，擊崖等，皆擒之。

魏主征陸俟為散騎常侍，出為懷荒鎮大將，未期歲，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，復請前鎮將郎孤。魏主征俟還，以孤代之。俟既至，言於帝曰：「不過期年，郎孤必敗，高車必叛。」帝怒，切責之，使以建業公歸第。明年，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。帝大驚，立召俟問之曰：「卿何以知其然也？」俟曰：「高車不知上下之禮，故臣臨之以威，制之以法，欲以漸訓導，使知分限。而諸莫弗惡臣所為，訟臣無恩，稱孤之美。臣以罪去，孤獲還鎮，悅其稱譽，益收名聲，專用寬恕待之。無禮之人，易生驕慢，不過期年，無復上下，孤所不堪，必將復以法裁之。如此，則眾心怨懟，必生禍亂矣。」帝笑曰：「卿身雖短，思慮何長也！」即日復以為散騎常侍。

壬午，魏主如河西，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，且為太子晃求婚；帝依違答之。

劉道濟卒，梁俊之、裴方明等密埋其屍於齋後，詐為道濟教命以答簽疏，雖其母、妻亦不知也。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，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，道養等大敗，退保廣漢。

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，將二千人救成都。

三月，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，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；魏人以為青、徐二州刺史、東海公。

壬子，魏主還宮。

趙廣等自廣漢至郫，連營百數。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郫，克之，進擊廣等於廣漢，廣等走還涪及五城。夏，四月，戊寅，始發劉道濟喪。

帝聞梁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，失氐、羌之和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法護，法崇之兄也。

涼王蒙遜病甚，國人共議，以世子菩提幼弱，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，加中外都督、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蒙遜卒，謚曰武宣王，廟號太祖。牧犍即河西王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和，立子封壇為世子，加撫軍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遣使請命於魏。牧犍聰穎好學，和雅有度量，故國人立之。

先是，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。會卒，牧犍稱先王遺意，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，拜右昭儀。

魏主謂李順曰：「卿言蒙遜死，今則驗矣；又言牧犍立，何其妙哉！朕克涼州，亦當不遠。」於是賜絹千匹，廄馬一乘，進號安西將軍，寵待彌厚，政事無鉅細，皆與之參議。

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、西域羌戎諸軍事、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涼州刺史、河西王，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。牧犍以無功受賞，留順，上表乞安、平一號；優詔不許。

牧犍尊敦煌劉昺為國師，親拜之，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。

五月，己亥，魏主如山北。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，求領交州；詔答以道遠，不許。裴方明進軍向涪城，破張尋、唐頻、擒程道助，斬嚴遐，於是趙廣等皆奔散。

六月，魏永昌王健、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，將軍樓孛文別將五千騎圍凡城。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，收其三千餘家而還。辛巳，魏人發秦、雍兵一萬，築小城於長安城內。

秋，八月，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，魏主不聽。

九月，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，收費謙，誅之。程道養、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鄨山，餘黨各擁眾藏竄山谷，時出為寇不絕。

戊午，魏主遣兼大鴻臚崔頠持節，拜氐王相難當為征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秦、梁二州牧、南秦王。頠，逞之子。

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，甄法護將下，舉兵襲梁州，破白馬，獲晉昌太守張范，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；又攻葭萌，獲晉壽太守范延郎。冬，十一月，丁未，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。難當遂有漢中之地，以其司馬趙溫為梁、秦二州刺史。

甲寅，魏主還宮。

十二月，己巳，魏大赦。

辛未，魏主如陰山之北。

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。

前秘書監謝靈運，好為山澤之遊，窮幽極險。從者數百人，伐木開徑；百姓驚擾，以為山賊。會稽太守孟顗與靈運有隙，表其有異志，發兵自防。靈運詣自陳，上以為臨川內史。靈運游放自若，廢棄郡事，為有司所糾。是歲，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；靈運執望生，興兵逃逸，作詩曰：「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。」追討，擒之。廷尉奏靈運帥眾反叛，論正斬刑。上愛其才，欲免官而已。袁城王義康堅執，謂不恕。乃降死一等，徙廣州。久之，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，結健兒，欲於三江口篡取之，不果。詔於廣州棄市。靈運恃才放逸，多所陵忽，故及於禍。

魏立徐州於外黃，以刁雍為刺史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十一年（甲戌，公元四三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戌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，魏主不許。

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，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。蕭思話至襄陽，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。承之緣道收兵，得千人，進據磝頭。楊難當焚掠漢中，引眾西還，留趙溫守梁州；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。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，拔之。

二月，趙溫、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，坦擊破之，溫等退保西水。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，拔黃金戍而據之。溫棄州城，退據小城，健、甲子退保下桃城。思話繼至，與承之共擊趙溫等，屢破之。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，攻南城，拔之，擒其守將趙英。南城空無所資，靈濟引兵還，與承之合。

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，又納其妹為夫人，遣穎川王提往逆之。丁卯，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，並獻馬二千匹。魏主以其妹為左昭儀。提，曜之子也。

辛卯，魏主還宮；三月，甲寅，復如河西。

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，相拒四十餘日，圍承之數十重，短兵接，弓矢無所復施。氐悉衣犀甲，戈矛所不能入。承之斷槊長數尺，以大斧椎之，一槊輒貫數人。氐不能當，燒營走，據大桃。閏月，承之等追擊之，至南城，氐敗走，斬獲甚眾，悉收漢中故地，置戍於葭萌水。

初，桓希既敗，氐王楊盛據漢中，梁州刺史范元之、傅歆皆治魏興，唯得魏興、上庸、新城三郡。及索邈為刺史，乃治南城。至是，南城為氐所焚，不可復固，蕭思話徙鎮南鄭。

甲戌，赫連昌叛魏西走；丙子，河西候將格殺之。魏人並其群弟誅之。

己卯，魏主還宮。

辛巳，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，請罪於魏，乞以季女充掖庭；魏主乃許之，征其太子王仁入朝。燕王送魏使者於什門還平城。什門在燕二十一年，不屈節。魏主下詔褒稱，以比蘇武，拜治書御史，賜羊千口，帛千匹，策告宗廟，頒示天下。

戊子，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。夏，四月，乙未，魏徵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。丁未，魏主行如河西。壬戌，獲當川，斬之。

甄法護坐委鎮，賜死於獄。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，帝下詔赦之。

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，告嗣位。戊寅，詔以牧犍為都督涼、秦等四州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涼州刺史、河西王。

六月，甲辰，魏主還宮。

燕王不遣太子質魏，散騎常侍劉滋諫曰：「昔劉禪有重山之險，孫皓有長江之阻，皆為晉擒。何則？強弱之勢異也。今吾弱於吳、蜀而魏強於晉，不從其欲，將有危亡之禍。願亟遣太子，而修政事，撫百姓，收離散，賑饑窮，勸農桑，省賦役，社稷猶庶幾可保。」燕王怒，殺之，辛亥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，收其禾稼，徙民而還。

秋，七月，壬午，魏主如美稷，遂至隰城，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。它，熙之子也。

魏主輕山胡，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。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，魏主墜馬，幾為所擒。內和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，大呼奮擊，殺胡數人，身被十餘瘡，魏主乃免。

九月，戊子，大破胡眾，斬白龍，屠其城。冬，十月，甲午，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，誅數千人，以其妻子賜將士。

直一月，魏主還宮。十二月，甲辰，復如雲中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十二年（乙亥，公元四三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酉，大赦。

辛未，上祀南郊。

燕王數為魏所攻，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。癸酉，詔封為燕王，江南謂之黃龍國。

甲申，魏大赦，改元太延。

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，求之，不獲。書曰：「涼王三十年若七年。」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，對曰：「昔虢之將亡，神降於莘。願殿下崇德修政，以享三十年之祚；若盤於游田，荒於酒色，臣恐七年將有大變。」牧犍不悅。

二月，丁未，魏主還宮。

三月，癸亥，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，辭以太子王仁有疾，故未之遣。

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，湛之入也，景仁實引之。湛既至，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，而一旦居前，意甚憤憤；俱被時遇，以景仁專管內任，謂為間己，猜隙漸生。知帝信仗景仁，不可移奪，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，湛嘗為義康上佐，遂委心自結，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，傾黜景仁，獨當時務。

夏，四月，己巳，帝加景仁中書令、中護軍，即家為府；湛加太子詹事。湛愈憤怒，使義康毀景仁於帝；帝遇之益隆。景仁對親舊歎曰：「引之令入，入便噬人！」乃稱疾解職，表疏累上。帝不許，使停家養病。

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，以為帝雖知，當有以解之，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。帝微聞之，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，使近宮禁，故湛謀不行。

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，潛相約勒，無敢歷殷氏之門。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，未悟其機，詣景仁求郡。敬文遽往謝湛曰：「老父悖耄，遂就殷鐵干祿。由敬文暗淺，上負生成，闔門慚懼，無地自處。」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，皆得其歡心，而密輸忠於朝廷。景仁臥家不朝謁，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，湛不疑也。炳之，登之之弟也。

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師。

五月，庚申，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，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，宜城公奚斤為恆農王，廣陵公樓伏連為廣陵王；加壽征東大將軍。壽辭曰：「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，流福於後者，由梁眷之忠也。今眷元勳未錄，而臣獨弈世受賞，心實愧之。」魏主悅，求眷後，得其孫，賜爵郡公。壽，觀之子也。

龜茲、疏勒、烏孫、悅般、渴槃陁、鄯善、焉耆、車師、粟持九國入貢於魏。魏主以漢

世雖通西域，有求則卑辭而來，無求則驕慢不服。蓋自知去中國絕遠，大兵不能至故也。今報使往來，徒為勞費，終無所益，欲不遣使。有司固請，以為：「九國不憚險遠，慕義入貢，不宜拒絕，以抑將來。」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。恩生等始度流沙，為柔然所執，恩生所敕連可汗，持魏節不屈。魏主聞之，切責敕連，敕連乃遣恩生等還。竟不能達西域。

甲戌，魏主如雲中。

六月，甲午，魏主以時和年豐，嘉瑞沓臻，詔大酺五日，遍祭百神，用答天貺。

丙午，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，且請國諱。魏主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；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、征東將軍、遼東郡公、高句麗王。璉，釗之曾孫也。

戊申，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、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。

揚州諸郡大水，己酉，運徐、豫、南兗谷以賑之。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，以為酒糜谷而不足療饑，請權禁止；詔從之。亮，林子之子也。

秋，七月，魏主畋於稠陽。

己卯，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。燕王以牛酒犒軍，獻甲三千。屈垣責其不送侍子，掠男女六千口而還。

八月，丙戌，魏主如河西。九月，甲戌，還宮。

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，恃寵驕恣；或告原謀為逆，冬，十月，癸卯，原坐族誅。

甲辰，魏主如定州；十一月，乙丑，如冀州；己巳，敗於廣州；丙子，如鄴。

魏人數伐燕，燕日危蹙，上下憂懼。太常楊□昏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。燕王曰：「吾未忍為此。若事急，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。」□昏曰：「魏舉天下以擊一隅，理無不克。高麗無信，始雖相親，終恐為變。」燕王不聽，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。

丹陽尹蕭摹之上言：「佛化被於中國，已歷四代，形像塔寺，所在千數。自頃以來，情敬浮末，不以精誠為至，更為奢競為重，材竹銅彩，糜損無極；無關神祇，有累人事，不為之防，流遁未息。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，皆當列言，須報乃得為之。」詔從之。摹之，思話從叔也。

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，滅之。

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，使鎮童亭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